

金瓶梅

會校本

下

李瓶兒迎奸赴會

滿遺士法通誠市士	西門慶痛哭李瓶兒	潘金蓮發狂如鬼
韓世忠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潘金蓮不慣使吹簫
王道謙受三章約	書信私往一飄風	潘金蓮吞鹿假玉

王六兒捧椎打搗鬼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薛姑子佛口禪經
爲誰短金蓮消醋
畫堂兒笑綠溫琴軒
黃四嫂帶水戰情郎
如意兒草薦獨簪
吳月娘夫偶生兒
李瓶兒盜財歸麗院

李桂姐趨義認女
陳璧濟失倫討明
獻芳樽內室乞恩
西門慶爲男報復仇
領管家寄書尋女子

金瓶梅

下

晚間出版社有限公司
齊魯書社 / 聯合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 齊煙，汝梅校點。--

第一版。-- 臺北市：曉園，1990 [民79]

1460面；23x17公分

ISBN 957-12-0235-5 (一套：平裝)。--

ISBN 957-12-0236-3 (上册：平裝)。--

ISBN 957-12-0237-1 (下册：平裝)

1. 金瓶梅—批評、解釋等

857.48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發行人 黃旭政

發行所 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青田街7巷5號

(02)3949930 (六線)

臺大店 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號之3 (3627375)

印刷行 復大印刷廠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44號

版次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刷

本書經香港南粵出版社

授權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只限台灣發行)

上下不分售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一

第五十一回 打貓兒金蓮品玉 鬪葉子敬濟輸金

詩曰「三」：

羞看鸞鏡惜朱顏，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此妬婦之苦。懷恨在心。

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老蚤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

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

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赶到後邊來。落後他

怎的也不在後邊，還到我房裏來了？我兩箇黑夜說了一夜梯已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

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根前看着，我又沒

金蓮學瓶兒之言，妙在心口，思、口角，仍是金蓮之言，平心聽之，原不

難辨。但恨聽言者，觸於怒而不暇矣。從認瓶兒爲好人中，推勘其不好處，直寫出月娘信讒一時之轉念，妙不容言。

語雖毒，未免太甚，轉生人之疑。大妗子旁觀甚清。

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等着，恁沒槽道，卻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看人去？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怪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說不動，正是動處。正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觸便想到，怨之難忘如此。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裏，歹的也放在心裏。』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他，我怎麼虔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箇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

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帛就與他，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孩子做端午戴的絨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兒，

人情皆惜
瓶兒不能
辨，不知
瓶兒正妙
在不能
辨，而西
門慶始憐
之也。若
然，則瓶
兒智出金
蓮上矣，
非也。瓶
兒性實愚
不能辨，
非能辨而
有不辨之
妙。所以
往往受金
蓮之累

好點綴。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赶蚤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俺娘虔婆勢，喬作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怪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兒？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覷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也就慌了。要是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吃他算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里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里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

也。

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惺惺伶俐沒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惹得閒愁滿肚皮。

金蓮之
議，月娘
此時已
識破矣。
猶曰「兩
個」，可見
識人者雖
輪，亦只
平交，亦
何憚而不
識人哉！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纔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睹身罰咒（三），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正言金蓮
有歪樣處。

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背進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里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里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里做甚麼？」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夥偷奸，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

薛姑之醜
已和盤托
出，月娘
猶委曲回
護。婦人
一種偏執
之性，覺
溺愛、佞
佛俱說不
着。

還俗？好不好，拏來衙門裡再與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只信先人之言。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没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舖子卻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

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看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在這個月裡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倒是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里借去？」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四〕，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了柬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樁事兒來報與

哥〔五〕：「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没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往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只畫半邊兒，也沒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裡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標着在院裡撞，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六〕，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里誰人家銀子，那里誰人家銀子〔七〕。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我還和你說，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

西門慶正分付陳敬濟，交他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姨來了。」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巾子搭着頭，雲鬟不整，面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恁造化低的營生，正

此，只曰「造化」，「低平」，「地」，「不肯認錯」，「強忍」，「極」，「桂姐妙在」，「不信，只信」，「辨味，全強」，「有說者，既有」，「良者，然有」，「說不出」，「只要洗自」，「家清，便」，「不顧推人」，「落水，桂」，「姐狠甚」，「惡甚」，「毫無情」。

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每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跟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爲罵了人！』他便往爹這里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繇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箇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里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誑的魂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里皂隸，又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箇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箇毛孔兒裡生一箇天庖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說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箇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裡

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兩日起身，東京没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箇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說的他那腔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當機。

籠絡得妙！不獨籠絡來保，并西門慶、月娘俱在其中矣。

怕人笑話，是大老官使錢撒漫之根。

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箇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衛裡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箇道理，我央及爹這里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歹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

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打窗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

「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

好稱呼。

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稽業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裡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

隨入桂姐術中矣。

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趕

了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豈廉潔之言？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箇唱了

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那里尋你每。」韓道國道：「老爹分付，教俺每

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裡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里尋俺每就是了。」來保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没甚鞋脚東

西稍進府裏，與你大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并他兩雙鞋，起

動保叔稍稍進去與他。」于是將手帕包袱停當，遞與來保。一面教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

丟下生活就放桌兒。

寫出老婆作主。

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要收拾搭褲，明日

早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嚨，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錢行，也該吃鍾

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桌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相沒事的人兒一般。」于

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

家去罷。晚了，只怕家裡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顧罷

了。舖子裡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裏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

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

也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裡，教錦兒

炮熱了，傾在盞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

此家常閒話，似無深意，然非老婆作主人家，決無此語。彼此通家無分，寫得宛然。

常禮。」拏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腳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到府裡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兩口兒齊送出門來。

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聽巡按御史查參。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關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拏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回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九〕}，還要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裡等銀子使，照舊還去罵那狗第子孩兒^{〔九〕}。」敬濟應諾。吳大舅就讓他打橫坐下，陪着吃酒不題。

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一回「張生遊寶塔」，放下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瞎轉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大筋子夾塊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箇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裡一來時，把眉頭忪着，焦

的茶兒也吃不下去。補出愁容。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冰絃「〇」，唱了一回。

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趑趄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你屋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月娘嘴亦狠。那潘金蓮嚷：「可可兒的——」起來，口兒裏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

之難，皆心所造。

自家寫出歸房急情。

來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教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里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箇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真箇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掇了箇嘴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二人相合在此。那邊屋裏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罪過。就燈下摘了頭，止撒着一根金簪子，拏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胭脂，口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婦人便將燈臺挪近傍邊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褲，露出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箇脫子，一霎弄的大大的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跳了一跳——一手揩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便呢嚙了西門慶一眼，說道：

他人俱問，只金蓮一猜便着。妙甚！妙語！聞所未聞。

「我猜你没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聾的恁般大，一味要來奈何老娘。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裏來了。俺每是雌剩鬚契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裏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箇營生，他還對着人撇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箇沒挽回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本事，把他啞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擲在柅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裏。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說畢，出入鳴咂。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口噙着，往來哺摔，或在粉臉上揉捏，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撻掘起來。

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魯那話，往口裏吞放，燈下一往一來。不想傍邊蹲着一箇白獅子貓兒，看見動且，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撓。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擎的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鬪他要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貓儘力打了一扇靶子，打出帳子外去了。睨向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冤家！緊着這扎扎的不得人意，又引鬪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撓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咂來？我這屋裏儘着教你撥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咂了這一日，益發咂的沒些事兒。」西門慶于是向汗巾上

此處，人只知其善生情設色，作一回戲笑，不知已冷伏雪獅子之脈矣。非細

心人，不許讀此。

他人只蠢蠢然知快活而已，到金蓮便有許多賞鑑評品。妙人，妙人！

小銀盒兒裏，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口內，仰卧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擁着，你往裏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捱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真耶？假耶？因叫道：「親達達，裏邊緊澀住了，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滿。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顫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好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箇笑話兒說與你聽——是應二哥說的：一箇人死了，閻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教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二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等我慢慢兒的挨罷！』婦人聽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挨慣了驢的行貨。』硃說嘴的賊，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

兩箇足纏了一箇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繇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響。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手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裏，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

達達，罷了，五兒合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冰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鳴啞其舌，那話通不拽出來。睡的沒半箇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箇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歹替你啞過了罷。」西門慶道：「就啞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樁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樁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等我晚夕來對你說。」

早辰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里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教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

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箇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